

武英殿聚珍版書

吳興府志卷之五

絜齋集卷十八

宋

袁

燮

撰

誌銘

侍御史贈通議大夫汪公墓誌銘

慶元六年夏四月詔以起居舍人汪公爲侍御史此朝廷清要之職古人所謂一臺正而天下治非虛言也自公道不明居此職者鮮能竭忠以報國類多倚法以立威凡已所不合者率以私意去之姦臣未折其萌而良士先罹其害公旣正位臺端分別是非明于黑白公論

所推許者常全護之可恃以無恐公論所不與者必裁
正之母得而苟容舉職如此可謂真御史矣故雖不滿
三月齋志以歿而評品人物者稱之至今視一時虛譽
如雨集溝澮朝盈暮涸者何其相遠哉此足以知公之
所存矣公諱義和字謙之徽州黟縣人也曾祖贈太子
太師諱才貴妣西安郡夫人黃氏建安郡夫人舒氏祖
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諱勃妣同安郡夫人祝氏會
稽郡夫人唐氏考湖北提舉贈通議大夫諱作勵妣碩
人祝氏公未弱冠貢于鄉以郊奏補官主江陰簿被計

臺首薦歷餘千丞改宣教郎宰隆興之新建時歲大祲
府檄公視之而使人私焉曰幸以郡計爲念已而謁帥
首言旱甚十蠲其八矣帥艤然曰不我告而專之可乎
公曰農民已困將爲餓殍賦安從出明示以所減數俾
戶知之猶足以繫其心必待稟明緩不及事奈何大忤
其意以語見侵公曰某頭可斷言不可食帥黽勉從之
諸邑長咸在無敢出聲公抗首力爭八縣饑民均被大
惠府有東湖之勝歲久不治屬公浚之計工五十餘萬
日役數千人公言取之諸邑寧免追胥賦于近郊徒資

游手于饑民無預且游觀之所非今所急也議由是寢
時淳熙八年也是歲擢進士科時宰欲處以他闕辭不
敢當益勤于民事務以仁恕教化爲本陶然珥筆息爭
善俗獄犴遂清漕尤公袞邱公密繼以治行聞被命審
察通判紹興府作永思陵朝廷委計臣躬任其責每事
舒緩欲以不擾取名公曰擾誠不便山陵大事而惜費
如是可乎孝宗聞之甚怒移知鎮江府張杓帥越與公
協力靈駕旣至錢清公見其可渡也趣之漕以爲未可
而公趣之愈急甫畢而堰壞時論服其敏達是邦和買

之弊久矣莅官者不能精察虛僞日滋公深究其所以
然之故旣履畝而稅務爲均平又稍損科數與之覈實
實有是田始有是賦歷歷可攷莫之或欺于是乎宿弊
寢革焉繼丁太夫人及提刑公憂服除知武岡軍武岡
與辰爲鄰紹熙三年辰之澈浦蠻獠侵邊作亂公之官
至邵陽或言賊勢方張姑徐徐焉公曰天子有命急策
疾趨猶懼不及又可緩乎倍道而前大修武備綱目具
舉威聲震疊且開以大信許之自新迄無入境者武岡
財用不能自贍仰于永邵者半朝家科撥舊有常數二

郡輒負不償公弗與校舒徐以俟之曰吾惟過自撙節而已旣而經常用度種種無乏又思之曰彼不吾與未覩其害而乾沒焉豈不惜哉爰請于朝以二郡元撥之數理爲武岡上供而武岡上供截爲畱州之用有旨從之遂爲長利加以博訪官僚周知利害財計日益充衍公宇黌舍營壁橋道亭驛軍器之屬無一不葺三歲貢士增于舊額溪洞八百餘團結以恩信良吏之績班班乎可觀矣慶元二年以治最爲太常博士時權要炎炎羣邪翼之詆天下正論以爲僞學無敢明其不然者公

對清光力陳人才真實疑似之辨人所難言義不容已
天子嘉納亟施行之誣善者皆悚三年遷吏部郎兼禮
部四年除樞密院檢詳五年以左司兼檢討玉牒宰掾
最爲機要而壓于宰輔之威是非予奪多含糊其辭公
則不然可則曰可否則曰否未嘗持首鼠兩端之說吳
興有糾合兇人盡戕王家而火其廬延及一市者刑寺
欲分首從定罪死者一夫而止公駁之曰殺人放火俱
合抵死兇徒肆虐厥罪惟均何首從之有中都會子之
獄抵罪者數人集議欲輕之公又曰僞造者斬法也犯

而輕之是不信于民也何憚而不犯皆請論如律公平
時居官雖一鞭扑未嘗輕用而于是獨嚴戢姦宄護善
良茲其所以爲仁爾九月除起居舍人直前奏事願取
司馬光五規爲保治龜鑑嘉言偉論固流俗所謂迂闊
者鬱而復明聞者興焉又謂二史分日侍立宜謹書言
動使有所攷信時人亦甚趨之明日遷侍御史兼侍講
有阿附權要致身詞掖者植根之固殆未易拔公首劾
之曰此俗吏也不足以塵高選斯人旣斥足警其餘矣
每患學者各私其師趨向不一于是交攻建言昔我高

宗聖訓士當專以孔孟爲師夫孔孟者萬世之標準也由之則爲正道舍之則爲他道孰有能加損毫末者哉當衆言淆亂之時發爲正大之論如指迷途如藥錮疾深有當于人心莫不延頸以俟傾耳以聽望其由是日進讜言而孰謂公止于斯乎卒之日實是歲之六月六日也享年六十積官至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朝廷惜其喪賻贈如例娶程氏給事中叔達之從妹也姑性嚴事之甚謹歡然無間言公得顓心任職不以家務自累抑內助爲多封宜人以子陞朝封令人嘉定三年四月

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一贈碩人長子綱朝散大夫直煥章閣知紹興府兼權提刑次紀爲公弟義的後終贛縣丞次統奉議郎通判楚州次縝宣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女適奉議郎通判衢州朱拂孫曰棗曰桀曰棗曰泳之將仕郎孫女適修職郎江陰軍司戶程熹次適進士朱任餘二人未行公自幼及長嗜書不倦手抄至百餘帙尤熟于左氏春秋辭華炳蔚援筆立成竄定不過數字前後奏篇無慮數十直已而發不事雕琢而皆當世切要蓋根于學問非苟作者其立身處事也亦然

事親篤孝母有疾衣不解帶者數月風儀峻整而謙抑
自將事機立斷而持循惟謹義所難安雖微不取義所
當與雖多不靳吏或以久例白一無所受貲產不逮其
先世遠甚而調恤窮乏一遵舊式推廣此心孰不歸仁
茲非學問之力歟宰邑丞郡值歉歲念常平倉儲蓄無
幾不足以賑窮言于帥守多方勸分人皆樂從以富鄭
公青州救災之良策推而行之全活甚衆左右司檢正
事至夥也以一身兼之隨宜區處諸務俱辦館伴北使
禁樂之際隅聞樂聲金使遽以爲請公使謂之曰此間

巷間爲之耳几筵未徹國樂猶禁而可施此乎片言折
之愧服而止此皆篤于學問積之有餘用之不置故泛
應曲當如此每語諸子吾年及耳順卽謀歸休盡閱家
藏未讀之書此志未易量也雖不克遂而心聲所形集
三十卷粲若瓊玖其學亦富矣越帥旣蒞有華問又倡
率諸弟努力爲學此所謂世濟其美者耶初公葬于邑
西郭家塘之原碩人歿重于啓窆則葬于邑西雙溪之
原歲月深矣德銘未立越帥貽書以是見屬某惟同年
之誼有不可辭者敬諾之銘曰衣冠蟬聯斯世所貴古

稱不朽非是之謂注氏一門世有顯人顯以賢德匪徒
簪紳維侍御公樞參之裔公侯復始平生之志位雖不
充德則不忝霜臺謬謬繩彼姦諂天奪之速舉世所嗟
施于後昆韓韓其華何以成之續此正脉克世其家令
名有赫

刑部郎中薛公墓誌銘

紹興間吾鄉年高德劭者有五人焉其學問操履俱一
邦之望時時合并有似乎唐之九老本朝之耆英一謂
之五老繪而爲圖傳之至今左朝奉大夫衡州使君薛

公其一也公旣與是四人者以道義相交而又得賢壻焉曰禮部侍郎高公學有根柢氣類相若講明義理日益精微于是乎家庭間肅肅雍雍薰蒸陶染不扶而直爲子若孫者烏得而不賢哉刑部公之持身居官所以見推于士大夫者其源委蓋如是公諱揚祖字元振世占籍于明明陞府遂爲慶元郡人曾大父諱唐贈朝議大夫大父諱朋龜卽衡陽使君也嘗權工吏部二郎官考諱居實朝請大夫歷倉部郎中直祕閣帥淮東贈中散大夫妣朱氏宜人贈令人公資性穎悟風規秀整嗜

書不倦以父任補官淳熙間辟淮東帥司書寫機宜文
字丁外艱服除調處州戶司參軍紹熙初監編估局門
皇上履位宰葵之義烏通守金陵丁太夫人憂不赴既
除喪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監尚書六部門大理
寺簿知漳州召爲大理丞遷刑部郎中尋以疾請外得
池州改主管沖佑觀公始爲戶掾軍校有怨軍事判官
者伺其未明趨郡剗刃肩輿已而自首郡守送之獄公
亟言曰軍校輒犯階級誅之法也事理明甚何必寘諸
囹圄若訊他囚乎聞者皆快其壯局門事簡不足以觀